

楔子

宮采之抱著新娘捧花，望著藍天白雲出神。

今天是弟弟宮遠之和弟媳慕甯的結婚典禮，新娘是朋友、新郎是弟弟，她理所當然成了伴娘，捧花是新娘給她的，新郎新娘是和她很親近的人，他們都希望她能幸福。

她今天穿了一件淡粉色的伴娘禮服，平口設計，裙襬長度到膝蓋上方幾公分，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手臂上有一層若隱若現的薄紗，伴娘禮服是新娘選的，其他伴娘也穿同款式禮服，偏偏她特別顯眼。

並不是她過分自戀，而是她的容貌在演藝圈裡是出了名的美豔，最重要的是純天然，臉上沒做過任何手術或是動過刀，就連完美的身材比例也很少人能及，再加上她是知名模特兒，整個會場不少雙眼睛都在盯著她。

今天的主角不是她，拜託別再看她了！她已經盡量躲在一旁，不要引人注目，仍然有這麼多雙眼睛直盯著她，害她不敢稍作鬆懈，就怕毀了形象。

她倒是不在意自個兒的形象，只是會苦了幫她營造形象的經紀人和公司，苦了他們，他們就會來挖苦她，她努力維持形象是為了以保自己的耳根得以清靜。

現場明顯許多異性都對她很感興趣，卻沒有人敢上前攀談，不僅是因為她藝人的身分，更因為她是御宮集團的千金，沒有足夠自信和本事的人根本不敢貿然和她攀談。

「丫頭，杵在角落做什麼？今天來了不少有為的未婚男性，妳不多把握機會認識一下？」宮驊拄著拐杖走到宮采之身旁道。

宮驊是御宮集團的現任總裁，是宮采之的爺爺，宮采之的爸媽在他們年幼時便意外身亡，是宮驊一手帶大他們姊弟兩人。

比起宮遠之的婚事，宮驊更擔心宮采之，孫子宮遠之在二十六歲就結婚了，孫女宮采之二十有九卻還是孤家寡人，連個男朋友都沒有，他能不急嗎？

「有什麼好認識的，他們連和我說話的勇氣都沒有，難不成我要找個不敢和我說話的男友？」宮采之對在場的男性完全不感興趣。

「妳都二十九了，再這樣下去怎麼行？」

「我才二十八歲又七個月！」一提到年紀，她急著為自己辯駁，下一秒意識到周遭有很多視線在看她，趕緊收斂表情，又恢復冷靜的模樣。

「快二十九了，妳不急，爺爺都替妳急了，妳可不要學別人什麼不婚主義，我還想抱上妳的孩子呢！」宮驊現下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宮采之的婚事。

孫女條件明明這麼好，竟然連個男朋友都沒有。

「我沒說我不急，只是沒遇上喜歡的。」她比任何人都還急好嗎！天知道她有多想談戀愛，只是……見過最好的那個人之後，其他人都入不了她的眼。「爺爺想抱孫，那邊兩個人的孫子過幾個月就出生了，可以解解饞。」

她指的是宮遠之和慕甯，雖然慕甯的肚子還不明顯，但確定已經有小寶寶了。說到這，她莫名地感到悲哀，比她小幾歲的弟弟都結婚快要生子了，她還形單影隻，希望手上這束捧花真的有魔力，能給尚未出現良人的她指引一條明路。

「爺爺幫妳安排幾個對象認識一下吧！最近有不少企業想與我們結親，其中幾個一表人才，絕對和妳匹配。」宮驊說了這麼多開場白就是想幫孫女牽紅線。

「不要吧！」宮采之哀叫拒絕。像她這樣如花一般的美女，竟然淪落到需要相親找對象？

「爺爺是為妳好，妳看妳都要三十了，我年紀也大了，沒幾年能等。」宮驊的眼神瞬間變得落寞。

兒子和媳婦走得早，采之和遠之是他一手拉拔長大的，以爺爺的身分身兼父母的職責，當然希望在他有限的壽命內可以見到姊弟兩人有了另一半，都過得好。

「爺爺別亂說話，你的身子還健朗得很。」宮采之輕輕拍了拍爺爺充滿皺褶的手，許久沒仔細瞧過爺爺的手了，此刻發現上頭有不少老人斑，她心裡不由得一窒，爺爺年紀真的大了。

「世事難料。」宮驊也不敢保證自己還能活上幾年，最近有位向來健康的老友突然離開人世，讓人毫無心理準備。

「爺爺……」宮采之看著爺爺一臉失落，情緒也跟著低落。「再給我一年，一年內我還沒有找到對象，就任憑爺爺安排吧！」

說是這麼說，其實她心裡也沒有底，這麼多年來她的感情一直處於空窗期，她是該放下過去那些事了。

曾經她有過一段青澀的愛戀，更明確地說，是單戀。

那個人一直停留在她心裡，縱使想試著接受其他對象，但總沒有出現能夠勝過他的人。自己明明被他拒絕了兩次，可在她眼裡，他還是美好得一塌糊塗……

第 1 章

新生入學的第一天，宮采之竟然在學校裡迷路了，即使心裡默默抱怨了無數次學校沒事蓋得像座迷宮做什麼，表面上卻還是裝作一臉冷靜，就算迷路也要迷路得像在走伸展台。

她從高中開始就被經紀公司簽下，成為一名模特兒，雖然高中時以課業為重，工作接得不多，但她的表現亮眼，再加上當時代言了一支手機廣告，因為廣告形象深植人心，讓她聲名大噪，幾乎走在路上隨便攔個人都看過那支廣告。之後除了服裝秀和拍攝商品的工作外，她又代言了幾支廣告，就算現在戴著大墨鏡，還是有不少人能認出她。

唉，偶像包袱真能害死人啊！她只是想走出校門罷了，結果從文學院走出來之後已經走了半個多鐘頭，把自己都給繞暈了，卻礙於面子問題而不敢向人問路。不知不覺走到了一座湖邊，碧綠的湖水清柔蕩漾，湖畔垂盪的柳樹隨風搖曳，一陣涼爽的微風迎面拂來，讓她稍微放鬆。

沒想到學校裡還有這麼美的地方！

她徐步朝湖畔走去，忍不住被眼前的景象迷了心神，只見湖邊的楊柳樹下，一名穿著白襯衫的男子隨意坐在石椅上，單手拿著一本書，正專注地看著。男子俊逸的側臉有如雕刻品一般完美，眼睫細長、鼻梁高挺，縱使見過不少高顏值男模特兒的宮采之也忍不住看呆了。

往後每當有人問她是否曾經談過戀愛，總會想起讓她墜入愛河、永生難忘的這一幕。

她情不自禁停下了腳步，聽見自己如擂鼓般狂跳的心跳聲。

她見過的美男不少，但還是頭一次有這樣直擊心臟的感覺，男子的側臉讓她想起一句成語一眉眼如畫。

很少人知道，外表美豔的她一直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才會選了中文系，而她又特別喜歡看仙俠小說、仙俠劇，嚮往的異性類型是如仙人般淡雅俊逸的男人，不過之前從沒遇過外貌和氣質都能讓她心動的人。

多希望自己是她手上的那本書，被他捧在手上，並且專注地凝視著。

她知道自己對這個人一見鍾情了，和心目中理想對象完全符合的人就這樣毫無預警地出現在她眼前，叫她怎能不心動？

「你好……」她走到男子的面前，墨鏡也遮不住她緋紅的雙頰。

「嗯？」男子聞聲抬起頭來，眉眼間帶著一股淡然。

被他這樣一看，宮采之差點忘了呼吸，腦袋一片空白。男子的眉眼宛如從水墨畫中走出來似的，墨色的眼眸中波光流轉，輕輕一瞥便讓她呼吸凝滯。如果說剛才的側臉讓她失了心，正面相對讓她徹底失了魂。

「你……要不要和我交往？」恍惚之間，心裡所想的話不禁脫口而出。

當宮采之發現自己說了什麼時，立刻有種想咬舌自盡的衝動，但說出去的話已經收不回來了。

男子俊雅的臉上瞬間露出驚訝的神情，但很快地又收了回去，薄唇微啟，淡淡地開口問道：「妳是誰？」

宮采之被這三個字雷得體無完膚，且惡狠狠地被拉回到現實，所有旖旎情緒頓時離她遠去。

「你不知道我是誰？」她連忙拿下墨鏡，完全忘了要維持冷豔形象這件事。

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紹時，她甚至不需要開口，已經有人搶著替她回答，所以此刻他的問話令她非常訝異。

「我該知道？」男子蹙起眉頭反問。

宮采之面露尷尬神色，覺得這個人大概不看電視，突然驚覺自己實在太過莽撞，她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她，自己這樣沒頭沒腦地告白，豈不是被當成神經病了？可話已出口，她現在想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叫宮采之，你是？」她很豁達的自我介紹後問道，反正已經做了蠢事，不如趁機了解一下對方的身家底細。

今天之前他們互相不認識，今天之後開始認識也不遲。

「關諭。」關諭覺得宮采之這個名字有點耳熟，今天一到班上，便聽見不少人在談論隔壁系來了個明星，似乎就叫這個名字。「妳剛才的問題……不好意思，我沒辦法答應。」他們又不認識。

宮采之愣了一下，剛才的問題？

不過她很快就明白對方是指她貿然告白的事，頓時羞得無地自容。

「沒關係、沒關係，我就是問問。」她佯裝平靜，重新把墨鏡戴上，不想在告白被拒時遭人認出來。「你是什麼系？幾年級的？」

不知道能不能再無恥一點，向他要個電話？

「歷史系新生。」關諭突然有些懷疑這個人該不會是拿告白當幌子，其實是想推銷吧，否則怎麼問得這麼仔細？畢竟一般人不會貿然對陌生人告白。「還有事情嗎？」

對方明顯擺出的疏離感，提醒宮采之不能再追問下去了，否則真的會被他當作圖謀不軌的壞人。

「沒事了，不好意思打擾你。」她露出自認最美的微笑道歉，就算丟臉丟大了，也要給對方留下好印象。

至少打聽到他的姓名和系級，以後多的是機會和他培養感情……沒錯，她不打算放棄，天上掉下一名如謫仙般的人，她生平第一次為別人心動，她傻了才會放棄。當關諭以為宮采之就這樣離去時，她卻又折了回來。

「還有什麼事？」他忍不住問道。

「那個……校門口怎麼走？」

宮采之並沒有放棄關諭，俗話說「女追男隔層紗」，再說如果她錯過了關諭，說不定以後很難再遇到能讓她心動的對象了。

對一個人的外貌心動聽起來挺膚淺的，但是通常與人第一次接觸就是靠外表的第一印象啊，對他的外在心動了，才會想去了解內在。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她沒有機會去了解關諭的內在。她是不是該去選一些歷史系的課，好製造兩人見面的機會？

即使很喜歡聽歷史故事，但是她對歷史實在不拿手，不過為了關諭，只能豁出去了。

沒想到，宮采之還沒到歷史系上課，就先遇到關諭了，因為他選修了中文系的課程。

她一走進教室，就看到關諭坐在中間排靠窗的位置，心裡欣喜地像是中了頭彩似的，可表面上還是保持一臉鎮靜，因為她一走進教室就彷彿自帶聚光燈，引起不小的騷動。

幾乎整間教室學生的目光全停在她身上，唯有關諭自顧自的凝視著窗外，完全不受周遭騷動的影響。

她看上的對象果然不是普通人。

關諭身旁的位子已經有人坐了，是名男同學，宮采之踩著高跟鞋，緩緩朝那個位置走去，在陌生男同學的桌子旁停下腳步。

「請問能夠把這個位子讓給我嗎？這個位子光線充足，而且我有點近視，沒辦法坐太後面，若坐前面的話，以我這個身高，會擋住其他同學，你看起來是個友愛同學的人，可不可以答應和我換個位子呢？」她說得頭頭是道，其實全是瞎扯，只有身高太高是真的，以她一百七十的身高，坐前面肯定擋住一票人。

「啊！好、好，我的視力不錯，坐後排沒關係。」男同學一看到傳聞中的美女明

星和自己搭話，就被她迷人的笑容給震懾住，說話變得結結巴巴，黝黑的臉頰瞬間紅了起來，趕緊收拾自己的東西起身往後面挪去。

宮采之如願得到關諭旁邊的座位，坐下後發現關諭還是沒有注意到她。窗外有什麼東西這麼好看？她順著他的視線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排蒼翠蒼鬱的綠樹。沒關係，為了關諭，她不介意犧牲一下形象跟他裝熟。

機會是要靠自己爭取的，她可不相信什麼都不做，他便會注意到她。

「關諭，好巧，我們又見面了，你怎麼會來選中文系的課？」

關諭聞聲才緩緩轉過頭，發現是宮采之後，禮貌性地笑了笑。「嗯，感興趣。」他還記得宮采之，老實說，她的樣貌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不過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她驚人的方向感。那天明明告訴她在第一個岔路右轉，結果她竟然往左邊走去，他實在看不下去，乾脆好人做到底，親自帶她走到校門口。

「你下課後有沒有空？一起去吃晚餐好不好？整間教室我只認識你。」才剛開學，同班同學裡，她還真的沒記住半個人的名字，不過她邀約的目的只是想找機會和關諭多相處罷了。

「下課後我要去圖書館，恐怕沒辦法。」兩人並不熟識，關諭沒有興趣和她一起吃晚餐，而且他也沒有說謊，原本就打算下課後要去圖書館借書。

「這樣啊……」宮采之不是笨蛋，當然聽得出來他話語中的拒絕。不過她並不氣餒，小小的吃飯邀約被拒絕算什麼，有比告白被拒絕更難堪嗎？「我也想去圖書館，不如我們一起去吧！你也知道我不太認得路，早上來文學院的路上好不容易沒走錯。」

說起來很尷尬，她還真不曉得圖書館怎麼走，如果邊拿著手機邊用估狗地圖邊尋找自己學校的圖書館，聽起來是不是很蠢？其實就算給她地圖，她也是會不知不覺的朝著反方向走去。

「嗯，等會帶妳認一下去圖書館的路。」對方都這樣說了，基於同學分上，關諭不好意思再拒絕她。

他們兩人的外貌都很引人注目，再加上宮采之的名氣，對於這兩個人竟然能聊得起來，四周的學生們紛紛對他們的談話內容感到好奇，偏偏他們的說話聲音又不大，縱然拉長了耳朵還是聽不清楚，直到任課教師走進教室，大家才把注意力放到台前。

下課後，宮采之走在關諭身側，戴上墨鏡，臉上掛著她的招牌微笑，嘴角輕輕上揚，弧度不會太過。

表面上看似鎮定，其實只有她自己知道，心裡開心得要命，感覺更靠近關諭了一點。雖然他不會主動開話題，對她的態度還帶著疏離，但能走在一起就能製造更多相處的機會。

關諭第一次見到宮采之時就覺得她是個奇怪的人，拚命在人前維持高貴冷豔的模樣，可一和他說話，感覺像是另一個人，一個勁地和他搭話，完全和冷豔沾不上邊。

他並不想跟她談戀愛，也不想和她走得太近，只不過基於禮貌，他還是會回應她

說的話。她說也要去圖書館，他無法拒絕，畢竟圖書館是公共場所，沒有理由不讓人家去吧？

兩人終於走到了圖書館，關諭打算在門口和宮采之道別，準備自己去借書，暗忖都已經陪她走到這裡，對於只見過兩次面的人而言，他算是仁至義盡了吧。

「妳要找什麼書自己去吧！再見。」說完，關諭逕自往樓上走去。

宮采之很快的跟了上去，跟著他走到了文史類的樓層。

「妳跟著我做什麼？」關諭停下腳步，蹙起眉頭轉頭看著她，因為不能大聲喧譁，他壓低音量問道。

「我也想看這裡的書。」她笑了笑回答。

她覺得關諭還沒把她趕走真是好脾氣，如果有不熟悉的人一直纏著她，她肯定會覺得對方有問題。

雖然擔心自己太過纏人會惹他厭煩，但如果不積極一點，以關諭對她愛理不理的態度看來，他們兩人想要進入戀愛階段簡直是癡人說夢。

關諭決定忽視她。

他查詢好自己要找的書的書號，等他把書拿齊之後，回頭時，宮采之已經不見了，心想她大概覺得無聊，自己先回去了吧。

他抱著一疊書，經過一排書架時，看到原先以為已經回去的宮采之正站在書架前彎著腰，不曉得在做什麼，看起來不像是在找書，站在一旁默默觀察了一會兒，發現她是在整理書架上的書。

看了看附近幾排書架上的書，每本都按照書號排得整整齐齊，他不禁失笑。

怎麼會有人特地跑來圖書館整理書籍，又不是這裡的管理員或工讀生。

「這麼喜歡整理，妳不如直接去報名當圖書館的志工？」他走到她身旁，直到出聲前，她完全沒注意到他的靠近，可見有多專注。

宮采之被他突然的開口嚇了一跳，這才發現關諭已經抱著一疊書了。「我看有些書放得東倒西歪，忍不住就想排整齊，不過要我當志工……還是算了。你已經找完書了？」

她會來圖書館是為了製造兩人相處的機會，又不是特地來整理圖書的，剛才是覺得閒著也是閒著，找點事情做也好，看著好幾排整齊的書架，莫名地有成就感。

「我要回去了。妳沒有要借書嗎？」

「我……」總不能說她覺得借書還書很麻煩，比起借書，她更喜歡直接買書來看，順便收藏吧，只是這話聽起來有點炫富的意思，不如不說。「你借了好多，不如一本借我看，下次上課還你。」

她覺得自己實在太聰明了，這樣既有機會找他攀談，還可以討論書中的內容。

「妳要就拿去吧！反正我借了很多，也不會很快就全部看完。」他一共借了五本書，而且每本都有厚度，先借她一本也沒影響。

「我看看。」她看了一下他懷中抱著的幾本書名，瞬間覺得頭大，竟然全都是《漢書》。「我拿這本好了……」

他借了一到五冊，她選了傳的部分，是這五本裡面的第五冊，這樣才不會影響他

看前面幾本的順序，而且她記得傳是寫人物列傳，看起來比較有趣一點。從圖書館離開之後，關諭陪她一起走到校門口，看著他又走回學校，一問之下才知道他是住校生，他一定是怕她又迷路，卻又沒有多說什麼，對他的好感度因為他無聲的溫柔又上升了一層。

關諭發現宮采之從開學以來，除了一直找他說話之外，似乎沒和其他人有所交流。她並不是不理其他人，而是對待其他人時都冷冷的，給人一種距離感，久而久之給人不好相處的印象，他可以感覺得出來，其他人不是討厭她，但也不想親近她。

有時候他多少會覺得她有些大小姐的習性，像是只要修同一堂課，她一定要坐他旁邊的位置，偏偏他想雙主修中文系的課，她也選了不少歷史系的必修課，兩人幾乎時常上同一堂課，看她老是「請」坐他旁邊的同學換位子，坐在一旁的他都替她覺得不好意思，可她並不覺得麻煩，而且總能扯出聽著合理，仔細想想其實不合理的理由，所以之後他乾脆替她占了自己旁邊的位子。

她還很喜歡在下課後跟著他，明明去圖書館又不會借書，又老是拿他借的書去看。即使他表明拒絕之意，她總有辦法忽略他的拒絕，然後找各種理由跟著他。就像現在，他和同學一起到學生餐廳用餐，她也硬要跟來，又剛好和他一起吃飯的同學顧擎是宮采之的粉絲，一聽見宮采之要和他們一起吃飯，樂得直接幫他答應了。

「女神，妳待會可不可以幫我簽個名？」顧擎興奮地看著坐在餐桌對面的宮采之，他竟然能和女神一起吃飯，這輩子沒有遺憾了。

「當然可以。」宮采之的微笑應道，要不是這位同學是她的粉絲，她還沒辦法跟關諭在學生餐廳一起用餐呢，簽個名而已算什麼。

「吃你的飯。」關諭淡然地對身旁的顧擎說道，心裡暗忖著，這個傢伙一看到偶像就被迷得什麼都忘了。

「吃飯哪有看女神重要！」顧擎立刻反駁。

「那就不要吃了。」關諭掃了一眼顧擎眼前盛滿飯菜宛如一座小山的餐盤，顧擎見狀趕緊伸手護住自己的午餐。關諭又看了看宮采之的午餐，這兩個人的食量簡直是強烈對比。「妳只吃生菜沙拉和水果？」

「呃……是啊！」宮采之尷尬地笑著，天曉得她有多渴望顧擎餐盤上油亮亮的滷雞腿。很多模特兒和明星為了維持身材都會控制食量，而她本身就不容易發胖，而且幾乎每天運動一個小時，所以平時都會放任自己亂吃。

她的經紀人不管她私下怎麼亂吃，但是嚴重警告她不准在公眾場合亂吃，因為吃東西很難吃得好看，要是剛好被拍了下來，又捕捉到很醜的瞬間，根本是自毀形象……她之所以點生菜沙拉，也是逼不得已的啊！

「你不知道，模特兒要維持身材，很多女藝人都是這樣吃的。」顧擎吃得正歡，突然抬頭對關諭說道。

在一個想吃卻不能吃的人面前竟然吃得這麼歡樂！宮采之強忍住想踹顧擎的衝動。

「女藝人吃草就會飽？妳屬羊嗎？」關諭擰起好看的眉心，十分不能苟同，況且宮采之根本不胖。

「我……這叫輕斷食。」她絕對比誰都還想吃好不好！

雞腿啊！豬排啊！牛肉麵啊！為什麼你們這麼誘人啊！

吃完午餐後，宮采之依顧擎的要求在他的手機殼上簽名，她和關諭、顧擎下午是上不同的課，便沒和他們一起走。

顧擎見只剩自己和關諭，終於忍不住開口問道：「女神是不是喜歡你啊？」

「別瞎猜。」關諭有片刻失神，他只把宮采之當成一個普通的朋友，差點就忘了她曾向他告白的事。

他是不是該和她保持距離，避免她誤會？

可是不當情人，也是可以當朋友的，他覺得宮采之也渴望交朋友，只是她的態度容易讓別人誤會她。

「她每次上課都要坐你旁邊，也常常跟著你，她對其他人可不是這樣子的，不是喜歡你是什麼？」顧擎雖然把宮采之當成女神，但他已經有感情穩定的女友了，對宮采之只是純粹的粉絲心態，沒有男女情愛的想法，也不認為自己配得上她。但是關諭就不一樣了，以關諭的外貌和品行來看，也是個活脫脫的男神。「你對她沒意思嗎？」

放眼全亞洲的明星，宮采之也算是數一數二的美女，這樣一個大美人對自己示好，一般男人多少都會動心吧？

「我只把她當朋友。」關諭沒有告訴顧擎，其實宮采之早就對他告白過了，他怕有損宮采之的名聲。

「你真是太奢侈了！早晚會後悔的，竟然放著美女不要。」顧擎覺得關諭這話說出去，絕對會引起男人的公憤。

關諭現在只後悔和顧擎講了這麼多廢話。

下午上完課後，關諭準備獨自走回宿舍，為了走捷徑，經過一條比較少人會走的林間小徑，午後的陽光透過綠葉間的縫隙照射下來，不會太過炎熱，反而有種舒適感。

正要走過一個轉角時，就看到宮采之站在轉角的另一邊，正背對著他，不過她的身形很好認，而且他還記得她今天的穿著，即使是背影，仍一眼便認出來了，她面前還站了一個比她高一些的男生。

「我喜歡妳，請妳和我交往！」

關諭碰巧聽到這句，下意識又退回轉角處。

這是在告白？這麼巧被他遇上了，好險他反應夠快，這種情況下走過去肯定會很尷尬。

他雙手環胸，輕輕斜倚著紅磚牆，沒有想繼續偷聽的意思，可是這條路是他回宿舍的捷徑，都已經走到這裡了，再繞到其他路要花幾十分鐘，他決定等他們離開之後再走過去。

「不好意思，很高興你喜歡我，不過我暫時沒有要交男友的打算。」宮采之的語

氣很平靜，似乎很習慣這種場面了。

關諭忍不住失笑，這還真是官方的拒絕台詞，如果她沒有要交男友的意思，那一個月前問他要不要交往的人是誰？

「沒關係，我只是想把對妳的感情說出來而已，身為妳的粉絲和仰慕者，我以後還是會繼續支持妳的。」向她告白的人有些難為情地說道。

「謝謝你，我會繼續努力的。」這些千篇一律拒絕他人告白的回答，她在經紀人的脅迫下無奈地背得滾瓜爛熟。

關諭聽見離開的腳步聲，心想應該可以走過去了，結果竟然看到宮采之獨自一人還站在原地，面對一旁的紅磚牆低頭捂著通紅的臉蛋。

「呼，原來被告白還是會緊張。」宮采之一邊用手朝臉搧風，一邊自言自語道。正準備離開時，一轉過身，就看到關諭在她眼前，驚訝地倒抽了一口氣。

「你怎麼會在這裡？」宮采之窘迫地問道，臉上的溫度還沒褪下。

「這是我回宿舍的路。」

「原來如此，好巧啊！呵呵。」她笑得十分尷尬，支支吾吾了半天，才問出最想知道的事。「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站在那裡的？」

「該看的都看到了。」關諭知道她想問什麼。「妳的演技其實不錯，拒絕剛才那個男人時明明很冷靜，人家一走妳就臉紅成這樣。」雖然他沒看見，但聽得出來。有時候他都快懷疑她是不是雙面人，上一秒還很鎮定，下一秒就露出原形。原來她也是會害羞的，仔細想想，她應該只是善於在人前偽裝，隱藏自己的真實性情。

「你、你不知道，在我身邊的人很少敢向我告白的，難得一次，當然會害羞啊！再怎麼樣，我也是女人。」她別過頭，覺得實在丟臉丟到家了，竟然被關諭撞見告白場面。

她很少會被身邊的朋友、同學告白，反而是路上遇到的粉絲一個比一個還熱情。

「這是當然的，妳對身邊的人都保持著距離，又是大集團的千金，除非自認條件足以配得上妳的，否則只敢對妳遠觀，根本不敢告白。」他很快就猜到原因。

「那……你也是這樣想嗎？」宮采之囁嚅問道，其他人怎麼想無所謂，卻不希望關諭也覺得她難以親近。

「我啊……」他沉吟了一會兒，猛然驚覺自己幹麼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他對宮采之又沒有那種心思，更沒有要向她告白。「別多想了，我把妳當成朋友，走吧！我送妳到校門口。」

這條路這麼隱密，肯定是剛才那個男人帶她過來的，他不覺得以宮采之的方向感，可以從正確的道路走到校門。

「喔。」宮采之垂著頭跟上關諭的腳步，他要她別多想，反倒讓她想得更多，心裡有些鬱悶，癢了癢嘴，也不擔心被別人看到她此刻的表情，反正現在只有他們兩個人，不需要多餘的偽裝。

看來她還需要更加努力，才能打動關諭，希望有朝一日能從朋友升格變成女朋友。她抬起頭，盯著關諭的背影，他今天也穿了白色的襯衫，她沒見過比他更適合穿白色衣服的人，在夕陽的照射下，他身上像是鑲了一層金邊。每次看著關諭，都

覺得他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畫，僅僅一個背影都足以讓她失神，移不開目光。她很確定自己對關諭的感覺並不是一時衝動，因為她覺得自己越來越喜歡他了。關諭發現自己時常遇到宮采之，不僅是在同一堂課會遇到，就連獨自走在校園中也時常遇到，而且都是在一些明顯宮采之不會想被別人撞見的情況下，所以他只是在一旁看著，就怕兩人都尷尬。

有一次已經是最後一堂課的下課時間，基本上學生們都去吃飯或者回家，教學大樓裡已經沒什麼人，就連燈光也只有幾盞還亮著，他走到樓層共用的垃圾桶要去丟垃圾，沒想到竟然看見宮采之站在垃圾桶前，不曉得在忙什麼。

仔細一看，她拿著原本放在垃圾桶旁的夾子，正在做垃圾分類，不僅僅是她自己要丟的垃圾，還把需要回收的垃圾從一般垃圾裡挑出來，時不時左看右看，像是怕有人過來。關諭站在光線昏暗的角落，並沒有被她看到。

關諭見她搗鼓了幾十分鐘才離開，離開時還是平時那副挺直腰桿，像在走伸展台的架式，他難以把眼前這個高傲的女人和剛才那個熱心做著垃圾分類的人聯想在一起。宮采之的行為有時候很讓人出乎意料，像垃圾分類，這雖然只是一件小事，但不少人都會認為交給學校雇用的清潔人員來做就好了，她卻自己來。

還有一次，他在校園裡一處較為偏僻的角落看到宮采之抱著一袋狗食餵學校裡的野狗，他是因為經過附近時聽到很熟悉的聲音，繞過來一看，才發現又是她。只見她一邊餵狗食，一邊又擔心被發現，隨時保持警戒的樣子，看起來很可笑，但又覺得這樣子的她才是真實的她。

關諭沒發現自己的目光在不知不覺間一直停駐在她身上，只是默默地在一旁看著，並不去打擾她，就怕被她發現會很尷尬。

卻不曾想，若換作是其他人，他還不會考慮這麼多，不是裝作沒看見，就是走過去打招呼，但是宮采之的存在讓他既無法忽視，又不願太過靠近。

第 2 章

這日，宮采之上完課後，原本準備直接回家，卻突然被三個同系的女生攔住，她是認得這幾個人的，只是叫不出全名，畢竟平常沒什麼交集。就算是同系的學生，除非有分組作業，她幾乎不會主動和同學說話。

「有什麼事嗎？」她看這幾個女生臉上不帶任何善意，還沒有傻到以為對方是來找她聊天的。

「有些話想和妳說，跟我們過來。」站在中間穿著白色上衣的女子率先發話。她們不等宮采之回答，逕自朝一處人煙稀少的小徑走去，雖然來者不善，不過宮采之還滿想知道這幾個人找她做什麼，便慢悠悠地走在她們身後，到了地點之後才發現，這不是之前她被告白的地方嗎？

「妳知道小雅是誰的女朋友嗎？」依舊是白衣女子在說話，她指著身旁低垂著頭的女生問道。

看來這個低著頭的人就是小雅了，宮采之現在才知道小雅是誰，怎麼可能知道對方的男友是哪位。

「我應該知道？」宮采之覺得這個問題簡直莫名其妙。

「小雅的男友上一堂課就坐在妳的左邊，拜託妳不要再仗著自己是明星就隨便勾引別人的男友，小雅每天都聽見她的男友說妳有多漂亮、多性感，叫小雅情何以堪？」

宮采之努力回想上一堂課她左手邊坐的是誰，發現自己除了記得右邊是關諭之外，其他半點印象也沒有。她覺得小雅管不住男友，這幾個人才想把罪名安在她身上。她就算要勾引，也只會去勾引關諭，偏偏關諭根本不吃這一套。

「我覺得妳們應該去找小雅的男友而不是找我，漂亮和性感都是渾然天成的，妳們就算來找我也沒用。」

「分明就是妳一直勾引男人，就連清荷喜歡的人都跑去跟妳告白，清荷和他從小是青梅竹馬，喜歡對方好多年了，本來好好的，妳一出現就變了！」開口說話的人還是白衣女子，看來清荷就是另外一個看起來很膽小的女生了。

宮采之暗忖，這小雅和清荷是不是啞巴，怎麼從頭到尾都讓別人開口啊？

「跟我告白？」入學以來，只有一個男同學對她告白，該不會就是那個人吧？她真是冤枉到了極點，清荷和心上人連男女朋友都不是，這樣都可以跑來質問她，這個世道真是越來越詭異了。

「我沒辦法阻止誰喜歡我，就像我也沒辦法阻止妳們討厭我，依我看，清荷連告白都不敢吧？妳連感情都沒告訴對方，對方怎麼會知道？與其在這裡浪費時間，不如直接去向喜歡的人說清楚。」

她很少主動向同學搭話，更遑論像她們說的去勾引別的男人，竟然被她們胡亂栽贓到這種地步。

「妳又知道什麼？妳以為每個人都像妳一樣成天黏著男人嗎？我們都有羞恥心，知道什麼叫做矜持，要不是關諭脾氣好，哪會讓妳這樣厚臉皮黏著。」

說到這裡，宮采之終於明白為何白衣女子要代替其他兩個人說話，很明顯這個人也喜歡關諭，大概是看不慣她一直黏在關諭身旁，而自己又不敢主動找關諭，才和其他人一起找她的麻煩。

不過她們真的挑錯對象了，她是這麼容易被安罪名的人嗎？要她和關諭保持距離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自己會乖乖聽從她們的話，她就不叫宮采之。

「既然妳說關諭是因為脾氣好才不趕我走，那妳怎麼不自己想辦法接近他？想必他脾氣這麼好也不會趕妳。」宮采之揚起嘴角道。

這幾個人不是不敢告白就是不敢和男友說清楚，卻把怒氣怪罪到她這個旁人頭上。

她當然不希望有其他人和她搶關諭，說這些話不過是想氣氣對方，她賭這個白衣女子根本沒有告白的勇氣。

「妳、妳當自己真的是人見人愛的大明星啊！不過是靠張臉和家世背景出道，花瓶終究是花瓶，如果沒有御宮集團，妳能有今天的名氣嗎？妳不知道，有多少人私底下都在說妳這個目中無人的大小姐有多難相處，會魅惑男人有什麼用？妳根本就交不到朋友！」白衣女子被氣得口不擇言。她已經看不慣宮采之很久了，今天就是要把一肚子的氣全發洩完。「小雅、清荷，我們走，早晚大家會知道她的

真面目。」

「呸！如果是和妳們這樣的人當朋友，我還不希罕呢！」宮采之盯著她們離開，確定她們已經走遠了，才到一旁的長椅上坐下。

「我才不希罕、不希罕、不希罕，我就是高傲又難相處，怎樣！」穿著高跟鞋的腳用力跺了一下，反倒弄得自己腳痛。「疼……我到底是招誰惹誰？長得好看是我的錯嗎？我連妳們的男友和心上人是圓是扁都不記得，勾引個鬼啊！」宮采之自言自語說道，越說卻越難受，聲音帶著哭腔，美目不自覺的泛紅。

她不是第一次受到這種委屈，同性相斥在她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大多都是因為她的外貌替她安罪名，好像長得比較美豔就一定會勾引男人，自始至終，她主動接近的男人也就只有關諭一人而已。

她以為自己可以不在意別人對她的批評，看來她沒有自己想像中來得堅強，也會有脆弱的時候。

宮采之以為附近沒有人，卸下了冷酷高傲的偽裝，卻不曉得有人從頭到尾都在附近看著。

關諭站在二樓，因為四周很安靜，他將宮采之剛才和那三個女人的對峙盡收眼底。他在下課時看見宮采之跟在三個明顯就是來找碴的女人身後，雖然以她的個性不太可能被欺負，但對方人多，他有些擔心，便走到二樓看著她們。

果然如他所想，那三個女人在宮采之身上討不到便宜，反而被氣得牙癢癢的，不過宮采之畢竟也是有情緒的平凡人，對方把話說得這麼難聽，她當然會難過。一個連被告白都會害羞的人，哪有可能去誘惑別人的男友，他敢說，她說不定連她們男友是誰都不曉得。

宮采之看起來像快哭了，他並沒有下樓去找她，而是在遠處守著，下意識認為像她這麼倔強的人，應該不會希望被人撞見此時脆弱的模樣。

他發現自己在心疼她，她難過的模樣讓他也跟著難受起來，他不喜歡她這副眼眶泛紅的樣子，還是一直纏著他不放的模樣可愛些。

驀地，他明白了一件事——

在感情方面，他並不遲鈍，知道自己會有這樣的情緒是因為他的心被她給打動了，真正的她並不如外表那般冷豔、高傲，也不像其他人所說的難以親近。脫去冷豔的偽裝，她不過就是個小女孩，會笑、會哭、會臉紅，與其說她高傲冷漠，他反倒覺得她有一顆比任何人都熱情、善良的心。

從一開始被她強迫纏上，到後來認命接受這個朋友，他的目光在不知不覺中被她所吸引，等他終於意識到這件事時，已經移不開目光了。

轉眼間，大學四年的時光便這樣呼嘯而過，宮采之始終沒有放棄過關諭，但她也沒再告白，因為關諭依然把她當成朋友看待。

殊不知，自從關諭發覺到自己喜歡上她之後，大學生活因為她的存在而變得閃亮，平淡的日子因為她而變得生動，看她的眼神不再像最初那樣平淡，隨著時光流轉，漸漸地帶著一抹寵溺，但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感情告訴她。

未來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兩人的身分、家世相當懸殊，她是御宮集團的千金，

更是知名模特兒，而他只是個再平凡不過的男人，如果沒有能給她幸福的把握，他寧願隱藏自己的感情。

宮采之穿著學士服，捧著別人送的畢業花束，拍下第N張合照，她把手上的花束丟給一旁的經紀人和助理，接過下一束花，繼續擺出笑臉和別人合照。

今天經紀人和助理特地來學校參加她的畢業典禮，典禮結束後，突然有畢業生跑來送花給她，問能不能和她合照，礙於經紀人就在一旁擺出一副「敢拒絕試試看」的笑臉，她只好答應合照，沒想到答應一個人之後，後面頓時冒出十幾個人在排隊等著和她拍照。

為了不讓明天的娛樂版出現某模特兒擺架子拒絕合照的新聞，她只好繼續僵著臉和大排長龍的隊伍一一合照。

「雲姊，我嘴都笑僵了，也該限制個人數吧？反正我本來就不是走親民路線，有拍就好。」宮采之悄悄在經紀人張如雲耳邊說道，眼看排隊隊伍不減反增，她怕再拍下去，就算天黑都拍不完，頓時覺得走親民路線的明星實在太辛苦了，她待會還有事情要做呢！

「好吧、好吧，小然妳去後面管制人數，就說後面不接受排隊，把這些拍完就好。」張如雲對一旁快被花束淹沒的助理說道，知道目前不是工作時間，也不想讓宮采之太累。

「那這些花？」年輕的小助理葉然懷裡抱著好幾束花，不曉得該放哪裡。

「雲姊先拿去妳的車上放吧！剛好可以裝飾一下公司。」宮采之知道經紀人和助理等一下要一起回公司，而這些花束她又不可能全部擺在家裡。

張如雲抱著花束先離開，過沒多久，宮采之終於把想要和她拍照的隊伍消化完畢，她把粉絲送的禮物和花束交給葉然，自己趕緊開溜。

她看了看手錶，距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十幾分鐘，足夠她走到地點。她早先已經傳訊息通知關諭約在湖邊見面，也就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和關諭認識了四年，他們始終保持著朋友以上、戀人未滿的狀態，有時候總覺得關諭對她和其他人不太一樣，但他又沒有任何表示，也沒有越過朋友的界線。如今都要畢業了，以後很難像學生時期這樣纏著他，可能連見面都不容易，所以她絕對不能什麼都不做就糊裡糊塗畢業！

她穿著一身黑色的學士服走在湖邊，寬大的學士服一點都不減她的美麗，黑色長髮被習習薰風輕輕吹起幾縷，裙襬隨著她的腳步擺盪，儼然是湖邊最美的一道風景，不過此時在她的眼裡，只容得下那個彷彿從水墨畫裡走出來的男人。

關諭坐在柳樹旁的石椅上，正凝視著波光粼粼的水面出神，彷彿又回到了他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天，他還是穿著白襯衫和黑色長褲，在陽光的照射下，黑色的頭髮呈現些微的褐色，櫻色的唇瓣緊抿著，不曉得在想些什麼。

「不好意思，耽誤了一點時間。」宮采之在關諭身旁的空位坐下，也不擔心被別人看見，他們時常走在一起早就已經不是祕密，最讓她覺得嘔血的是，竟然也沒有人誤會他們的關係，甚至說他們兩人「畫風迥異」，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拜託，他們至少也是男的帥、女的美，只是走的路線稍微不同，怎麼就成了畫風

迥異？他們明明身高很搭、顏值很配，性格……也算得上互補，在她看來，他們兩人再合適不過了。

「沒關係，我剛才從妳附近走過，看到妳被圍著拍照，就知道妳會晚點到了，當藝人不容易，也虧妳有耐性，在大熱天一和這麼多人合照，這是買給妳的。」關諭遞給她一杯剛才繞去校外買的檸檬茶，只要天氣變得悶熱，她就很喜歡喝冰的檸檬茶，還指定要微糖少冰，幾年相處下來，他把宮采之的喜好摸得差不多了，當然有部分是被她強迫記住的。

「謝謝！」宮采之接過檸檬茶，突然慶幸臉頰被豔陽曬得紅通通的，正好可以掩飾她的羞赧。

剛才在走到這裡的路上，她正覺得悶熱，想喝檸檬茶消暑，沒想到關諭竟然知曉她的心思。

就是一些像這樣微小的體貼舉動，總讓她覺得關諭對自己似乎不是毫無感情，但她又無法從他臉上讀出他真正的想法，因此沒有把握。

「為什麼約我在這裡見面？」關諭問道。

「你還記得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嗎？」要說學校裡她最喜歡什麼地方，絕對是這座湖。

「記得。」他露出微笑，那天他在這裡看書，原本愜意的午後，被她的突然闖入給打亂，那時候的他覺得宮采之的告白就像是在開玩笑，完全沒放在心上，沒想到自此大學四年就這樣被她纏上了。

「那、那你還記得我當時對你說了什麼嗎？」宮采之嚥了嚥口水，此時大概是她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最緊張的時刻。

「嗯？」

宮采之突然站到關諭面前，白皙的臉頰上不知何時布滿了彤雲，明亮的雙眸緊盯著眼前的男人，如擂鼓般的心跳聲告訴她，自己真的很喜歡眼前的這個人。

「你要不要和我交往？」她極力想保持冷靜，但是微微顫抖的手出賣她。「關諭，我喜歡你。」

關諭有片刻的失神，微啟了唇想說些什麼，最後卻又將到嘴邊的話給吞了回去。他輕輕吸了口氣，壓下想將她擁入懷中的衝動。

瞧她一臉殷殷期盼地等著他的答覆，關諭不忍心傷害她，但又給不起任何的承諾。他目前還沒有能力能夠給她安穩、幸福的未來，不希望兩人在一起之後，被現實的種種因素擊敗，宮采之是天之驕女，理應是被人捧在手心裡疼愛的，現在的他，沒有能讓她幸福的把握。

「關諭？」宮采之遲遲沒有得到回應，不禁慌亂了起來。

關諭搖了搖頭，既然給不起愛情，就別讓她懷有懸念。「我不能和妳在一起。」他說的是不能和她在一起，並沒有說不喜歡她，不過此時的宮采之根本沒有心情去思考這之間的差別。

聽到拒絕的話語，宮采之的臉色瞬間變得蒼白，眼神變得空洞，她想著趁畢業之前再鼓起勇氣告白一次，原以為關諭對她不是毫無感情，沒想到一切只是她的錯

覺，他還是拒絕她了。

「抱歉，我想冷靜、冷靜……」宮采之一說完拔腿就跑，不想繼續待在關諭面前。穿著高跟鞋狂奔的下場就是很快扭到了腳，不過她已經跑離關諭的視線範圍，便緩下腳步一拐一拐地走著，可笑的是，此時她竟然還希冀他會追上來。

她真是太自信了，以為這次的告白會有所不同，最後還是被拒絕了，甚至比第一次被拒絕時更加難堪、難受。

眼淚潸然落下，她抬起手背狠狠抹去臉上的淚水，任由長髮飄散，此時已顧不得什麼形象。

她徹底領悟到了一件事——在感情的世界裡，不是努力就一定會成功，更不是付出就一定會有回報。

她在一棵大樹下席地而坐，抱頭大哭，如果不這麼做，她不曉得這四年的感情該如何宣洩。

她真的很喜歡關諭，很喜歡、很喜歡……

關諭在宮采之離開之後，獨自走回宿舍，每一步都像綁著鐵塊似的，萬分沉重。他腦袋裡都是宮采之傷心欲絕的模樣，她是不是又一個人偷偷躲起來暗自垂淚？長痛不如短痛，她時常都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應該很快就會振作起來吧，他不希望她為了自己傷心太久。

拒絕她的告白，除了要讓她斷了對他的執著，也是在提醒他，要趕緊讓自己早日能夠和她站在同樣的位置，唯有如此，他才有喜歡她的權利。

回到宿舍後，他打開筆記型電腦查看信件，有一封信是御宮集團出版社寄來的信。御宮集團？這不是宮采之她家的企業嗎？

郵件上寫著，出版社對他一年前以筆名「蘭澤」在網路上連載的小說《子夜歌》很有興趣，想和他聯絡出版事宜，他這才想起前幾天有以出版社名義在他的部落格留言的人，當時半信半疑地把聯絡用的信箱給對方，沒想到會是御宮集團旗下的出版社。

最初只是因為心裡有點構想，才開始在部落格上連載這篇以南朝為背景的歷史小說，莫名其妙累積了不少讀者。網路的可怕之處在於只要一有人分享，馬上就多了不少人來看他的連載小說，傳播速度之快，連他都覺得訝異。

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將這篇小說完結，算下來也寫了幾十萬字，最近在網路上有個票選活動，要選出年度最希望出版的網路連載小說，《子夜歌》獲得了第一名，這樣的結果是他始料未及的。

他寫了一封回信給出版社，之後便盯著螢幕出神，腦海中又浮現宮采之下午離開時露出的悲傷表情，心痛一閃而過。他嘆了口氣，動了動滑鼠，建立一個新的 Word 檔，檔名叫做「采之遺誰」。

當他打開文件，準備打下第一個字時，房門突然被打開，轉頭一看，是顧擎回來了，顧擎不只是他的同學，還是室友之一。

「你怎麼在這？」顧擎見到關諭在宿舍裡，露出詫異的表情。

「不然？」待在宿舍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嗎？不曉得顧擎在驚訝什麼。

「我以為你會去中文系的畢業聚會，剛才我聽中文系的朋友說宮采之會去，我還以為是因為你答應去參加，女神才跟著去，她平常根本不參加這種聚會的。」因為關諭雙主修中文系，顧擎知道關諭也被邀請，他還以為宮采之是衝著關諭才去的。

他在關諭和宮采之身旁待了四年，早就看出來宮采之喜歡關諭，偏偏這個好友不僅外貌像仙人，連感情生活都像個仙人似的，經過了四年，居然還沒被女神窮追猛打的攻勢拿下。

一聽見宮采之的名字，關諭的眼神暗了幾分，沉默了片刻才開口說道：「我之前就說了不會去，至於她……可能一時興起想去參加吧。」

她剛才看起來那麼難過，現在既然答應去參加聚會，心情應該好轉了吧，他並不希望她難過太久。

顧擎隱約感覺得出來關諭今天怪怪的，似乎有些沉悶，雖然感到好奇，但既然好友並沒有要說的意思，他也就不多問了，心想還是不要去打擾關諭比較好。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顧擎看到中文系的朋友傳來一張照片，裡面拍了各式各樣的日本酒，他隨意回覆了一句——你們打算把居酒屋裡所有的酒都點一遍？

沒想到朋友竟然回傳了一句讓他嚇到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的話——全部是宮采之點的，她一到這裡就說要把所有的酒類都點一輪。

「阿諭，女神瘋了！」顧擎立刻跳到關諭的位子旁，把手機拿給好友看。

「你這樣我只會以為是你瘋了。」關諭只蹙起眉心看著他。

「我朋友說女神去居酒屋打算把店裡所有的酒都喝一輪，你還不快點去阻止她！」就算酒量再好，這樣胡亂灌酒，沒多久就會醉死的。

「其他人不阻止她嗎？」他眉心緊擰。宮采之是在想些什麼？太胡來了。

「他們勸過了，可是她根本聽不進去，剛才朋友說女神已經灌掉快一半的酒了。我看除了你之外，沒有人能勸她，也不曉得是受到什麼打擊，怎麼會突然想灌酒？」

關諭斂下眼睫，薄唇緊抿著。

受到打擊……是因為他嗎？

「我過去看看，你幫我問一下他們在哪間居酒屋，等一下把地址傳給我。」關諭倏地起身，帶著錢包、手機和鑰匙就往門外走去。

如果宮采之突然酗酒是因為他的緣故，他必須要去阻止她才行，不能放任她亂來！

宮采之一口氣喝光杯中的酒，繼續又添了一杯酒，一杯接著一杯下肚，臉頰雖然嫣紅，卻沒有任何表情，渾身散發著一種「不要打擾我」的強烈氣場。

同桌的幾名同學你看我、我看你，他們都勸阻過了，但是宮采之恍若未聞，氣勢洶洶地拚命喝酒，讓他們全都看得目瞪口呆，看不出來她的酒量這麼好。

「宮采之！」關諭突然打開包廂的門走了進來，目光一接觸到她桌上空著的好幾罐酒瓶，臉色瞬間黑到不能再黑。

「是關諭耶……」旁邊有幾個人開始竊竊私語。

關諭走到宮采之身旁，一把握住她的手腕，阻止她再繼續添酒。「不要再喝了。」宮采之抬起頭，臉頰緋紅，眼神有些迷茫，雖然看起來鎮定，但是她的眼神已經出賣她，明顯就是喝醉了。

「不要管我。」她甩開他的手，拿起酒杯準備繼續喝。

關諭怎麼可能出現在這裡呢？一定她是喝得不夠醉，都傷心欲絕成這樣了竟然還會看到幻象。

「跟我走。」關諭拉起她往外走，她不可能看到他還能這麼平靜，顯然已經喝到不認得人了，還想再喝。

「不要、不要，我還沒把所有的酒都喝過！」宮采之想甩開他，無奈他握得很緊，怎麼甩都甩不開。

「各位不好意思，我先帶她離開。」他沒有理會她的吵鬧，而是向其他同學道歉。和一個醉鬼多說無益，關諭直接拉著宮采之離開，礙於附近人多，她又是公眾人物，不能去人太多的地方，他拉著她走到附近的一座公園，夜晚的公園燈光昏暗，又沒什麼人，隨便她大吵大鬧都沒關係。

「妳可以罵我、打我，但我不希望妳糟蹋自己的身體。」關諭直瞅著宮采之如畫一般精緻的側臉，像是在對她說，卻又像是自言自語般地嘆息。也就只有在她意識不清醒的時候，他才可以這樣明目張膽地看著她。

「酒呢？聽說喝醉可以忘記失戀的痛，我要喝到醉、喝到掛，然後把關諭給忘掉！你這個幻影閉嘴！」宮采之開始胡言亂語，「要追我的人多得是，我才不希罕關諭！」

她突然轉頭，一臉殺氣騰騰地瞪著關諭，讓關諭差點以為她認出他了。

「你說是不是！」她冷哼了一聲。

「妳說的都對。」他跟著附和。

「可是……我為什麼只喜歡他呢？明明有很多比他更好的人，但我就是覺得他是最好的……」宮采之突然垂下頭，悶悶不樂地說道。

關諭伸手摸了摸她的頭。這女人為什麼總是這麼讓人心疼……

他沒辦法開口要她等他，因為連他自己都不曉得要花多久的時間才有資格站在她身旁。

如果他們現在就在一起，將會面臨不少現實的壓力，可能是旁人的眼光、他們家人的反對、兩人生活習慣的差距，有太多、太多的風險，他不是沒有把握一起攜手度過，但他不願意讓她跟著自己一起冒這個險。

他算是深愛她到某種程度，才會做出這種決定。

「采之，我……妳……」他的聲音很輕，只消一瞬便隨風而逝。

宮采之一臉迷茫，明顯沒聽見他說了什麼。

「采之欲遺誰……當然是為了妳。」關諭勾唇一笑，自言自語說道。

原本的詩句是指自己所思念的人在遠方，那採芙蓉要送給誰？他認為放到自身的處境也很合適。

他本是不在乎地位名聲的人，但她值得最好的一切，為了讓自己能和她站在一樣

的高度，他會逼自己用最快的速度成功，用自己的能力給她最好的生活。

「時間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妳家在哪裡？」

關諭只知道她家在哪一區，卻不曉得確切的位置，看醉傻了的宮采之沒有要回答他的意思，便直接在她的隨身包包裡找手機，想聯絡她的家人。

她的手機呢？

他用自己的手機打去她的手機，得到關機的回覆，大概是沒電自動關機，或是留在居酒屋了？

他打給有去參加聚餐的人，請對方找找宮采之的手機，結果沒有人看到她的手機。

唉，這個笨女人是把手機丟到哪裡去了？

他看了看一直嚷嚷著要繼續喝酒的宮采之，現在該怎麼辦？在她酒醒之前，能把她送去哪裡？

Crescent